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晉江後學史朝富編刻

惠安後學徐鑑校正

晉江後學黃日煦同校

記

笏記

寤寐英賢 帝心如渴僥覩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得
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稱謂何恭惟 皇帝陛下
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網設恢恢
不遐遺於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牽連得書徒採

語言之小異次第就後孰輸筋力之小勞仰戴深仁俯慚
微分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專
而社則達於侯國無問國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社示
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之心油
然而生矣南面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是尚可以
為國哉罷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
者也壇墮苟具而心不加焉則民失所依矣吾友潘友文
文叔之始作永豐也謁社而壇幾於圯其旁之屋廢不復

講無以共祀事顧瞻不寧即命工役整治其壇一如法式
而為屋若干楹於其旁高明邃密嚴飭備具是真知所尊
矣稼軒辛幼安以為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猶詰
其驗幼安以為後法之弊民不肯受後至破家而不顧永
豐之民往往乞及今令在時就後是孰使之然哉文叔故
中書舍人諱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東萊學步趨必
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庵是世所謂三君子者臨民而
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當如此余過永豐道上行數十里
而民無異詞及見文叔則歎然自道說其不能民與文叔
皆可無憾矣謂余為三君子所厚當得文以記修社之本

末余誠有愧世之務趣辦以為能者故道郡邑之所以有
社而文叔之起其誠愛如此并以諭當塗之有力者云

義烏縣減酒額記

義烏尉趙君師日以書來曰邑之課額惟酒為重歲之二
月至于八月煮酒以四百石為率為緡錢八千六百有奇
餘為清酒猶四千八百緡乾道初有宰驅八鄉牙櫃列之
市肆商賈爭來醴醑倍入既貢其餘於郡又增歲額一百
石及市場者交病而官聽其便獨酒額如故逋負歲積以
至于不可計官不得脫而吏就黥者相望淳熙十有二載
今資政殿大學士李公之鎮是邦也究心民隱諸邑之利

病莫不畢達師日實具其始末以告公惻然曰民何以堪
乎吾嘗備數政地日接玉音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使一縣
至此而若不聞吾為負其上矣立命減煮酒額一百石每
石為減舊額一緡清酒月減二百緡又蠲其舊逋幾萬緡
一邑自是獲蘇官逃其責而民安焉酒額歲不虧一錢而
郡縣交便之公之盛德在民為甚深邑民將立公生祠於
星祠之東而朝暮奉事師日在邑僚之底而獲干大惠不
勤其事於石烏保異時之額不增非所以相我公之惠於
無窮也願屬筆於吾子以諭來者亮竊嘆醴醑之與本以
佐軍旅之用而其實則使民不得自便於酒猶未矣於古

者禁民歛之義也其後設計巧取而始專於利矣今郡縣之利括之殆盡能者無所用其力惟酒為可措手而一縣之計實在焉又從而括之則縣不可為矣剥床及膚其憂豈不在民乎今天子之於民獨公為深知之而吾州最為受其賜蠲諸邑之逋吝公帑之出而一以與民凡民苗米之不及斗帛不及尺綿不及兩者悉代輸之仁轂載路是固所以宣天子之德意而入民之骨髓也寧酒而已乎上方畱任舊德與之共政即日旋歸吾州不得久私其惠矣雖使世之名能文者不能執筆以盡公之美也顧以屬諸陸沈無所比數之人顛倒脫落無以蒲邑民之望不將歸其咎於君乎師曰曰不然吾二人皆將牽連托公以自見者也亮又奚辭

普明寺置田記

永康接台處之衝而婺之屬邑也由縣治東北行滿五十里衆山回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疑取象於山以名也然其西三數里有所謂龍關坑者龍真有窟於此乎商周而上其地未通於中國宜亦何所不有事不經見者有無皆不可以意斷也陳氏之居在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蓋八九世矣自吾祖始徙居龍窟徙未十年而生余余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者實據其地之勝處余少長往往多

讀書山中訪寺之始末以為興於梁大同間而不能詳也然田無三十畝余猶及見其有僧四五十人其後稱是則藉巧施以活其來非一日矣為釋之徒巧施固其職也然環寺之居民歲以供寺者自昔不知其幾而僧之歲幹寺事者偶失支梧至無椽瓦以自庇僧與民豈不兩病乎余以為使一僧有田十畝彼固不能耕也歲藉一夫耕之則一夫反資僧以活計田之所出猶足以及僧之所役是一僧不復為居民之費而三夫共飽於十畝也使天下之僧皆如此雖不耕而民瘼矣王政既已廢壞釋老之徒固不必盡惡也豈惟罪不在彼而天下之人豈皆自耕而食乎

始余所見寺僧四五十人今其存者七八人耳合新度者不及三十人有田三百畝則可以安坐而自遵其教矣因與僧如靖允禧謀撥拾寺之遺餘漸置田以百畝為準它日當有嗣其事者不必盡出於我也靖以醫游井邑間甚有恩意又甚盡心於此寺鄉之長者以其名聞之縣使為寺主首未三年間已有田二十畝而靖死今計寺之所有又足以得三十畝而庸僧無遠慮人自為說未幾禧又死余將使之以東如瑋之徹時濟懷順者合辦之故具記其事使知自宇宙而有茲山自梁而有茲寺自余而後有田經始於靖與禧而叶成於此五人者亦以見買田之議非

溺於因果而出於天下之公心也田畝以次列之碑陰與
凡割施者悉附見其姓字云

晉明寺長生穀記

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養而非欲其截然而各
立也井邑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救是以疾病死喪民無
遺憾鰥寡孤獨天有全功此治道之極而聖人之所以贊
天地之化育者也及至後世於民之中又有為釋老之徒
者壞形惡服不耕不蚕以自枯槁於山林而求識其所謂
心性之本根者故其勢不能自衣食而衣食於人人亦樂
衣食之而不厭而釋氏於衣食之餘尤好窮其侈心以致

其莊嚴之說儒者田疇是而力排之以為斯民之蠹至欲人
其人火其書廬其邑石以行吾聖人之常道不獨其徒之不
可化而斯人常有不忍之心焉溺於其說者因以為其道
當與吾聖人並行雖有識者亦以為並行而不悖也彼其
乘土政之廢壞而駕其說於中國使其徒出入於井邑之
間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一日斥而去之於人情固有所
不忍而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自後世之為士者百家衆說
猶或雜出於其間則亦何惡於釋老之徒也使夫有無相
通緩急相救苟不至於窮其侈心者豈不足以自附於先
王井邑之義乎始晉明方創議買田僧允禧復為如靖謀

從富人乞穀三百石貸之下戶量取其息以為其徒目前之供而鄉之長者黃君處仁胡君勣汀州戶曹胡君樟呂君師愈慨然捐穀若干以唱其餘而余亦與焉事方就緒而黃君與靖相繼下世黃君之子浦城主簿公槐與其弟某實成君意曰吾不欲死其先人也夫乞穀於富人而取息於下戶以供其山林之枯槁者則三者各得其稱是真有先王井邑之遺意而又欲執王政之詳一二以律之徒以起斯人不忍其廢壞之心而未見其有補於吾道也四君與凡捐穀之姓字與其穀出入之約束具列之碑陰姑道余之所以相此寺之本意以發千載之一嘆而已

重建紫霄觀

道家有所謂洞天福地者其說不知所從起往往所在而有然余觀世人之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而顛倒於是非得喪利害榮辱之塗大之為天下淺至於緇銖率若蟻聞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宜其必有超世而絕去者當於何所居之則洞天福地亦理之所宜有大較清遠窈深與人異趣非可驟至而卒究故君子常置而弗論余居之南凡二十五里而得洞靈源福地焉川壑平衍居民錯雜又近在驛道之旁非有所謂窈深不可尋究者中有觀曰紫霄茂林脩竹大抵皆道士手植以自蔽亦非其地本然也考

其圖志皆缺裂不全其說以為梁氏望此山有王氣掘其地蓋雙鶴騰飛而去山川亦衰遠猶懼其氣之不足王是區區者亦足以勞有國者之思慮乎又言其傍有僊人煉丹之所大同間始為觀依焉而錢氏有國時嘗崇奉而脩起之水部員外郎陳矩記其事曰清泰三年者後唐廢帝之年號也五代之際天下分裂錢氏據兩浙自王然猶倚中國以為重當是時貨財干戈一日不自整齊則四隣爭得窺伺其國兩浙本非寬廣閒暇而道安方脩土木之工於其間晏然無異於平時豈真有所謂靈異足以動人耶何其地之不稱也 本朝混一區宇是觀因以不廢而

焚毀於宣和庚子微細之盜盜平無尺椽片瓦可為庇依道士結茅以居相與敞三門於其前使人有所觀仰而三清未有殿也知觀事劉居靖自初得度時以殿之後為最大而經始焉其後乃建堂說法為殿以崇奉聖祖翼以兩廡而齋堂庫宇鍾臺藏室庖湏之所及若道家所宜有者無不略備殿之西偏則為明牕淨几以自啓處道經儒書更闕不休而文墨棊琴皆所不廢客至蕭然終日忘其為驛道居民之為可厭也方山川未通居民未多林木陰翳禽獸麋鹿出沒於其間之時其靜深當不止今日而超世絕去者豈必其不樂此所謂洞靈源者其幾耶地之變遷

觀之興廢與其人之勤勞相望居晴願得文以紀而余不
足賴也

北山普濟院記

金華固多佳山水而游者往往休浮屠老子之宮以窮其
足力之所至其所不能至者宜其遂為樵夫牧子所私高
人逸士因得以自混於其間而天巧有非人力之所能盡
發者梁劉孝標以不合當世棄官居金華北山今其故居
是為清脩院蓋嘗遡流緣磴歛以盡發山水之奇結廬紫
微岩吳會人士多從之學岩有石室因以為講書之堂所
謂劉先生講堂是也至今其山號講堂原而陳隋及唐泯

然置之不問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始建寺於岩麓曰九聖
本朝慶曆六年郡守閔公嘗命河南許歸以氈筆書紫微
岩三巨字鏤之石治平二年又改賜普濟院額山之僧因
陋就簡日底于廢叅知政事蕭公燧由從橐來為此邦以
僧奉欽為才命往主之奉欽能銖積寸累服勤不懈佛殿
法堂建如程式敞三門於前而翼以兩廡庫堂藏室罔不
略備翰林學士洪公邁還其甲乙住持之舊免其諸般科
買之擾以厲其成焉今大守秘閣殿撰趙公師揆染寺額
以張大之然後此山之勝不復為樵夫牧子所私而劉氏
講堂亦因寺以著愛金華山水者於是可無遺恨矣以

欽一力而能有功於幽勝如此天下而各用其力則事
寧有既耶奉欽以寺記為請聳然為書以授之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東陽縣之南四十里有觀曰元寶世傳齊人陳元寶捨宅
為之因以名云宣和劇盜之火觀為煨燼則其里陳君
始建所謂北極殿者大夫徐君端記其事頗異大夫名下
一字實吾先祖之諱今不復且嚴弟仕澄字彥清自力家
事積貲殆且巨萬志不在於積也而洩之里閭親舊之與
為未足乃泄之觀焉三清有殿殿有廡合以三門而觀儼
然矣皆彥清之為而紹興之二十一年也未幾殿蠹於蟻

彥清之子德佐過而動心焉思與諸弟協力成之使其父
之志與殿俱存而主觀事葛元度併以風其諸子曰先志
今何如欣然捐金合百萬先之元度先建道歲一所為民
祈福禱請如響其積亦頗夥并傾私囊募衆緣以建其事
殿未成而元度死其徒胡大雲繼之猶藉德佐之弟德先
德高以自助用財合一千萬役人之力凡萬五千經始於
淳熙辛丑之春落成於甲辰之冬宏壯偉麗一切視彥清
在時遠近合覩起敬增嘆道家之有殿以奉三清其教然
也三教之興廢有時而本末宏闊源流深長非百世聖人
不能定則脩舊起廢固其徒之事也彥清兄弟皆有財力

龍川文集 卷之十六 四百一十五
可以自馳聘於世而本朝出仕惟兩塗故其才獨自豪
於鄉其明效大驗亦不遺餘力而乃見所謂兩殿者殿之
隨廢又藉元度以起之亦可歎也已元度善自與其教者
而敢愛其力而自納於廢棄殿成而胡大雲亦死相與成
就其殿之允役彥清幼子疆亦從而相之旁觀多陳氏其
詳雖不可攷宜其為元寶不可知孫子一念之烈泄於七
八百年之後者猶如此天下事其有不成於志念之烈者
乎疆與道士合辭以記為請諧之閱二年矣因以寓余之
所感云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
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
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
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
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
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蔽隱而不沒
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
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多過內史薛公使遺書於
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揚素諸公哉

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為聖人以無至無迹為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為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為累然仲淹之孝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子類次之意如此

書文中子附錄後

文中子世家阮氏本以為杜淹撰龔氏本則曰福樊福樊福郊也今雖不可考而世家不可不錄故存其錄而去其八房魏論禮樂事出於福時所錄雖其間語言不能無飾

然參考

太宗與諸公經筵官當時之事宜必有此今備存

之重去其舊也以余觀之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閔子明之筮同州府君實書而藏之備其本末者亦福時也世往往以其筮為恠易有理有數數出於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變明其數足以計將來之事而又何恠焉如子明之論人謀天命有後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子明蓋有助焉龔氏安得

以私意易之哉故存此三書曰文中子附錄

書伊洛遺禮後

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祭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缺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為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余以為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饘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苟精攷其書優柔厭饘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書歐陽文粹後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二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母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

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為群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已無為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闈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代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為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

為大闕其策學者之辭慙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脩民兵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為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

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
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然其間可勝
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
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
制已非祖宗之舊而况上論三代是以公之文學者雖私
誦習之而未以為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
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
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况
於文乎則其犯是不躋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
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

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
宗致治之盛其闕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
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呂公
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歆歡然與
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佐非國家之福
而內外相闕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
如此當是時雖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
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卒本乎
先王廢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書家譜石刻後

陳氏得姓所繇來甚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以來迄既渡江其後中微霸先用以為陳歷歷可考及唐末五代比于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為民譜不可繫今斷自我七世祖始從所逮聞也自我皇祖若諸從兄弟歲時祭祀有所謂軍陣者次尹兒時不得問今莫可質猶記湖州尚書一人以待博聞者參考

書職事題名後

賤奏一局之具眼掌計一局之司命題各小錄利害通涉始末而司膳雖若碎煩亦有關係蒙恩來此蓋久而後知之四海九州之人邂逅而為同年士大夫薦吾所不知者亦當分其能品以為言庶幾各識其職云耳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太史公論婢妾之引決出於計畫無理之甚而英雄俯仰以全一死者將以有為也而孟子論義有重於死雖聖賢不得而避人固難於一死而一死之難又如此國家遭陽九之厄能以死拒虜者固自有數而禁卒內潰人不知義極矣身為宗室以當百里之寄不愛一死以明大義此聖賢所不得而避者其死豈不壯哉方天下太平天子有事邊功使守在四夷而公獨知其為禍亂之萌及金虜剪

中國如枯槁公又歎率義師以沮遏其鋒推公之志而揆公之才因非自分於一死者義之所在不約而自隱其中之所存耳此天下之所知而人之所以尚其子孫者也張巡之死義豈不明甚而猶有待於韓李之秉筆者 朝廷之旌死節不踰時豈待人言而後明哉殆未請耳天人報應尚墮渺茫上下融合實閔激勸天下士固不少為趙公設也公之孫彥櫛出其始末以示亮因書以歸之新天子龍飛之十日也

書林勲本政後

右林勲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鞏氏家勲

嘗游宦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勲為此書勤矣攷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勲者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良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於良農而隸農出軍賦疑非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恠大要歸於可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顧余有所甚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為六鄉六遂而祿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間開方計之地之所未盡者宜尚多有蓋王政寬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不思裂去法

可長守而經數嘗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畧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群不可墾蓋居三分之二又有所謂可墾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蓋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勲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之意乎宜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為經數起貢起役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勲所定以其二為餘夫間田及土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縣之官皆使有田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大為之制使民得盡力於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用以

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勲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廢幾勲之志也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聽易以驚動驟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勲之書至矣要豈人之視聽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勲三年頒降之說猶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載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開天地而立人極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為惟其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所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勲之書可用於一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識聖

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余之刊勲
書所望於世之君子蓋甚厚

題喻季直文編

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余孰其四人焉蓋非特烏
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
之輒不釋其為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
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
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先舉一世不
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
可少喻季直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其

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疊疊而無
厭也而四君子者尤工於詩余病未能學也然皆喜為余
出余亦能為之擊節余窮滋日甚索居無賴時一作念顧
茂恭之骨已冷而三山相去踰千里德先季直雖宿春可
從其游而出門輒若有繫其足者喻行之牧之出季直舊
文一編示余聳然觀之如得所余嘗茂恭死其文益可貴
重而子弟亦珍惜之欲求一字不可得得吾季直之文便
如茂恭在目昔余嘗讀茂恭之文而面歎曰九原不可作
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
而笑蓋以為能知我者幽明異道每念此意為之索然今

將求厭足於季直耳

跋焦伯強帖

寶元康定之間 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踵武相接天下毫髮絲粟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况若伯強之卓然能自見者乎其於骨肉書翰之間恩意藹然蓋非其異行也魯多君子而宓子賤稱焉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雖豪傑拔出之才猶懼其不免是以君子論其世也

跋米元章帖

本朝詩文字畫之盛到元祐更無着手處元章以晚輩一日馳驟諸公間聲光煒然此帖亦可窺一斑乎淳熙己亥

四月之晦龍川陳堯叟先友之子王珣叔書之

跋朱物庵送高舉郭秀才序後

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赤心知其莫能先也余猶反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紆餘若於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日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澆我者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人共之其不得見於

世則聖賢之命脉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
文稍不平易簡直則聖而不論以為是非聖賢之本旨若
欲刊而去之者余為之感概於天地之大義而抱大不滿
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
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技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
皆存而信之乃與張昌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充愛而喜之
不厭其沈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抑世所謂畫師之
能皆未能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棄乎故余於叔瞻無舊
故而為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
子猶煩新法之剗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盡白也叔
瞻力求余跋因叙其本末如此試以呈似新安云

書作論法意與理勝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
手之文不為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為險怪之辭而自
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
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
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
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
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手之文不為龍吳之鬚而自想老富不為劍珪之鞞而自
大介篇不必非故語言意與匪類俱文字自然迭舉姑大
書介篇去
韻代求余廷因於其本末吸山始以呈少涉史云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晉江後學史朝富編刻
惠安後學徐鑑校正
晉江後學黃日煦同校

詩

廷對應制

皇朝銳意急英賢虜據中元七十年際遇風雲凡事別積
功日月壯心愆管簫器小誰能識孔孟人存用則傳慚負
壽皇勤教育奏篇半徹冕旒前

及第謝恩和 御賜詩韻

雲漢昭回倬錦章爛然衣被九天光已將德雨平分布更
把仁風與奉揚治道脩明當正宁 皇威震疊到遐方復
誰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髮髮蒼

詩歌

謫仙歌有序

清夜獨坐天地無聲星斗動搖欣觀李白集高
吟數篇皆古今不經人道語騷章逸句洒然無
留思寥寥數百年間揚鞭獨步吾所起敬起慕
者太白一人而已感歎久之恨無人能繼太白
後因成謫仙歌是

以祝太白奉觴以酬太白太白有靈其聽我聲知我意矣

李白字太白清風肺腑明月魄揚鞭獨步止一人我誦太
白手屢拍嘗聞太白長庚星夜半星在天上明仰天高聲
叫李白星邊不見白應聲又疑白星是酒星銀河釀酒天
上傾奈無兩翅飛見白玉母池邊任解醒欲遊金陵自采
石翫月乘舟歸赤壁欲上箕山首陽巔看白飡雪水底眠
紫煙又不知在何處漱瑞泉酌靈盃悵望不見騎鶴來白
也如今安在哉我生恨不與同時死猶喜得見其詩豈特
文章惟足法凜凜氣節安可移金鑿敷上一篇頌沉香亭
裡行樂詞此特太白細事耳他人所知吾亦知脫靴奴使
高力士辭官妾視楊貴妃此真太白大節處他人不知吾

亦知歌其什鬼神泣解使青塚枯骨立呼其名鬼神驚惟
有群僊側耳聽我今去取崑山玉將白儀形好彫琢四方
上下常相隨江東渭北休與思會須乞我乾坤造化兒使
我筆下光焰萬丈長虹飛

詞選三十闕

水調歌頭送章德茂大卿使虜

不見南師久謾說北群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
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鸞兮廬拜會
向藁街逢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
取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

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念奴嬌五金陵

江南春色美來且多少勝遊清賞妖冶蕙纖只做得飛鳥
向人偎傍地闌天開精神朗慧到底還京樣人家小語一
聲聲近清唱因念舊日山城箇人如畫已作中州想鄧
禹笑人無限也冷落不堪惆悵秋水雙明高山一弄着我
些悲壯南徐好住片帆有分來往

賀新郎同劉元實唐與正陪葉丞相飲

脩竹更深處映簾櫳清陰障日坐來無暑水激泠泠知何
許跳碎危欄玉樹都不繫人間朝暮東閣少年今老矣况

樽中有酒嫌推去猶着我名流語 大家綠野陪客與筭
等閒過了薰風又還商素手美柔條人健否猶憶當時雅
趣恩未報恐成辜負舉目江河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
虜歌未罷誰來舞

滿江紅懷韓子師尚書

曾洗乾坤問何事雄圖頓屈試着眼階除當下又添英物
北向爭衡幽憤在南來遺恨狂酋失策淒涼部曲幾人存
三之一 諸老盡郎君出恩未報家何恤念橫飛直上有
時還戢笑我只知存飽煖感君元不論階級休更上百尺
舊家樓塵侵帙

桂枝香觀木犀有感寄呂郎中

天高氣肅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宮都
足不辭散落人間去怕群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喚回春
意幾曾幽獨 是天上餘香賸馥怪一樹香風十里相續
坐對花旁但見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秋思况東籬淒涼
黃菊入時太淺昔時太遠愛尋高躡

三部樂七月送丘宗卿使虜

小舫穿廬但二滿三平共勞均仗人中龍虎本為明時而
出只合是端坐王朝看指揮整辦掃蕩飄忽也待漢節聊
過舊家宮室 西風又還帶暑把征衫着上有時披拂休

將看花淚眼聞弦骨對遺民有如故日行萬里依然故物
入奏幾策天下裏終定于一

水調歌頭 癸卯九月十五日壽朱元晦

人物從來少籬翁為誰黃去年今日倚樓還是聽行藏未
覺霜風無賴好在月華如水心事楚天長講論參洙泗盃
酒到虞唐 人未醉歌宛轉興悠揚太平曾次笑他磊砢
欲成狂且向武夷深處坐對雲煙開歛逸思入微茫我欲
為君壽何許得新腔

念奴嬌 登身其樓

危樓還望嘆此音古今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

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崗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
成門戶私計 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
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
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疆對

賀新郎 寄辛幼安和見懷韻

老去憑誰說看幾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長安今餘
幾後死無讎可雪猶未燥當時生髮二十五絃琴小恨笑
世間那有平分月胡婦美漢宮瑟 樹猶如此堪重別只
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
骨但莫使伯牙弦絕九轉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

鐵龍共虎應擊裂

瑞雲濃慢 六月十一日嵩巖春伯

蔗漿酪粉玉壺冰
醕朝罷更聞宣賜去
天咫尺下拜再三
幸今有母可遺年年此日
共道月入懷中最貴向暑天正
風雲會遇有恁嘉瑞
鶴冲霄魚得水一超便直入神僊
地植根江表開拓兩河做得黑頭公未騎鯨赤手問如何
長鞭尺箠向來王謝風流只今管是

阮郎歸 重午壽外舅

波光渺渺浸晴陂
有亭湖岸西
芰荷香拂柳絲垂
升堂獻壽卮
紅約腕綠侵衣
願祝眉期順
花間妙語欲無詩一

年歌一詞

祝英臺近 六月十一日送葉正則如江陵

駕扁舟衝劇暑千里江上去
夜宿晨興一舊時路百年
忘了句頭被人餽破故紙裏是爭雄處
怎生訴欲待細與分疏
其如有憑據包裹生魚活底
怎遭遇相逢樽酒何時征衫容易君去也
自家須住

蝶戀花 甲辰壽元晦

手撚黃花還自笑
笑比淵明莫也歸來早
隨世功名渾草草
五湖却共繁華老
冷淡家生
寃得道旂旒
妖嬈春夢
如今覺
管今歲華湏到了
此花之後花應少

水調歌頭和吳允成遊靈洞韻

人愛新來景龍認舊時
湫不論三伏小住便覺凜
生秋我自醉眠其上
任是水流其下湍激若為收
世事如斯去不去為誰留
本無心隨所寓觸虛舟
東山始末且向靈洞與沈浮
料得神僊窟穴爭似提封
萬里大小幾琉球但有君才
具何用問時流

念奴嬌送載少望參選

西風帶暑又還是
長途利牽名役我已無心
君因甚更把青衫為客
邂逅卑飛幾時高舉
不露真消息大家行處到頭
須管行得何處尋取
狂徒可能着意更問渠
儂骨天

上人間最好是閒裏
一般岑寂瀛海無波
玉堂有路穩着青霄翼
歸來何事眼空似舊生碧

卜筮子九月十八日壽徐子才

請靜菊花天洗盡梧桐雨
倍九週遭爛熳開
祝壽當頭取頂戴
御袍黃疊秀金稜
吐僊種花容晚節香人願爭先
觀

賀新郎 酬辛幼安再用韻見寄

離亂從頭說愛吾民
金繒不愛蔓藤纍
高壯氣盡消人脆
好冠蓋陰山觀雪
麴殺我一星星髮
涕出女吳成倒轉問
魯為齊弱何年月
丘也幸由之稔
斬新換出旗麾
別把

當時一搯大義斤開收合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搖肢動
骨這話霸只成癡絕天地洪爐誰扇鞴筭於中安得長堅
鐵肥水破閩東裂

垂絲釣 九月七日自壽

菊花細雨蕭蕭紅蓼汀渚景物漸幽風致如許秋未暮又
值吾初度 看天宇正澄清欲往登高未也紅塵當面飛
舞幾人弔古烏帽牢收取短髮還羞覲遐壽身近玉雲深
處

彩鳳飛 十月十六壽錢伯同

人立玉天如水特地如何撰海南沈燒着欲寒猶暖筭從
頭有多少厚德陰功人家上一一舊時香案照經慣小
駐吾州絕爾依然歡聲滿莫也教公子王孫眼見這此兒
穎脫處高出書卷經綸自入手不了判斷

鷓鴣天 懷王道甫

落魄行歌記昔遊頭顱如許尚何求心肝吐盡無餘事口
腹安然豈遠謀 總怕暑又傷秋天涯夢漸有書不大都
眼孔新來淺羨爾微官作計周

謁金門 送徐子宜如新安

新雨足洗盡山城袪禱見說好峯三十六峰峯如立玉
四海英游追逐事業相時伸縮入境德星須做福只愁金

詔逐

天仙子七月十五日壽內

一夜秋光先着柳暑力平明羞失守西風不放入簾幮
鏡
永晝沈煙透半月十朝秋定否 指點芙蓉疑佇久
高處
成運深處藕百年長共月團圓女進酒男稱壽一點浮雲
入似舊

水調歌頭和趙周錫

事業隨人品今古幾麾旌向來謀國萬事盡出汝書生
安
識鯢鵬變化九萬里風在下如許上南溟斥鴳勞邊笑河
漢一頭傾 嘆世間多少恨幾時平霸岳消歇大家創見

又成驚變也漢家龍種正爾烏紗白始命馳騫覺身輕樽酒
從渠說雙眼為誰明

洞仙歌丁未壽朱元晦

秋容一洗不受凡塵沈許大乾坤這回大向上頭此子是
鵬鷲搏空籬底下只有黃花幾朵 騎鯨汗漫那得人同
坐赤手丹心撲不破問唐虞禹湯武多少功名猶自是一
點浮雲鏹過且燒却一瓣海南沈任拈取千年陸沈奇貨

祝英臺近九月一日壽俞德載

熾寒天金氣雨攪斷一秋事今樣霏微還作小晴意世間
萬寶都成些兒無久只待與黃花為地 好招飲對此鬱

壽葱蔥新芻未成醉番手為雲造物等兒戲也知富貴來
時一班呈露便做出人中祥瑞

踏莎行懷葉八十推官

書冊如仇舊游渾諱有懷不斷人應異千山上去夢魂輕
片帆似下蠶溪水已共酒杯長堅海誓見君忽忘花前
醉從來解事苦無多不知解到毫芒未

南鄉子謝永嘉諸友相餞

人物滿東甌別我江心識俊游北盡平蕪南似畫中流誰
繫龍驤萬斛舟去去幾時休猶自潮來更上頭醉墨淋
漓人感舊離愁一夜西風似夏否

三部樂七月二十六日壽王道甫

入脚西風漸去去來來早三之一春花無數畢竟何如秋
實不須待名品如麻試為君屈指是誰層出十朝半月爭
看搏空霜鷗從來別真共假任盤根錯節更饒倉卒還
他濟時好手封侯竒骨沒些兒嬰姍勃窣也不是崢嶸突
兀百二十歲管做徹元分人物

賀新郎懷辛幼安用前韻

話殺渾閑說不成教齊民也解為伊為葛樽酒相逢成二
老却憶去年風雪新着了幾莖華髮有世尋人猶接踵嘆
只今兩地三人月寫舊恨向誰愁男兒何用傷離別况

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長晤對妙體本心次
骨卧百尺高樓斗絕天下適安耕且老看買犁買劍平家
鐵壯士淚肺肝裂

點絳脣 詠梅月

一夜相思水邊清淺橫枝瘦小窓如畫情共香俱透 清
入夢萬千里人長久吾知否雨傷雲倦格調還依舊

表

皇帝正謝表

伏以天之生才實饜

國家之造人之用世亦關時運之興濟濟朋來班班穎

脫以須選擇不使棄遺臣亮等恭惟

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大才行天下之正道韜英武於盛際
對易之需據君師之至尊為書之範眷言問寢重於
復讐固將與時以偕行詎有撫機而不發安靜和平
之福用以宅心發揚蹈厲之功期於得士臣亮等仰
知

聖意俯誦謏聞本末後先寧無失策短長高下孰有遁情
悉俟

聖裁盡從官使自今以始寧敢竊爵祿以苟歲時如日之
升或可依風雲而效尺寸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

屏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

重華宮正謝表

伏以教育之功易世乃見選掄之道惟時是逢雖三歲之故常而一日之特異無非自獻蓋有從來 臣亮等 恭惟

壽皇聖帝陛下對越在天倦勤與子以不世出之資而歸之淡泊以大有為之志而宅以和平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動

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竒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於今日猶知回首於當年不

肖姓名再關

天聽已輸忠款盡出 聖謨載惟精一之傳無非正大之

實設科取士雖舊貫之尚仍陳力復雖亦大義之難廢共茲一轂合彼衆材付託得人爰上唐家之壽陔降在

帝孰知 文后之聲 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謹

奉表稱 謝以 聞

啓

謝留丞相啓

數十年窮居畝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 晁旒誤

中龍頭之選顧今自喜論古良慚雖欲有言莫知所謝敬
惟大丞相少保國公卓犖良臣勸勞碩輔重道崇儒之正
學素所講明立綱陳紀之大經備嘗議論秉鈞獨當大任
持衡務適厥中為社稷之元龜掌文章之司命獻謨猷於
左右固光裕於後先如亮者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
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牕六達 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
譏宰相無輔佐 上聖之能荷 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
大度留張齊賢以遺 主上裨宋廣平而冠群儒靜言叨
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奮身敢不益勵
初心期在重溫舊業出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

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若徐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圖

謝葛丞相啓

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晚節遭逢當 上聖之信目况
更新於爰立方共聳於具瞻適丁斯時當有甚幸敬惟
大丞相國公山立玉峙地負海涵才非求竒貴其可用事
去已甚取其適宜不自知其同心寧更防於異已是非毀
譽肯弊於胷中小大短長自安於度外雖幹旋之功每極
其妙而歸宿之地卒底於平士守常心物無缺望百年舊
典當漸見於施行一日俊功宜不憂於震動共贊 朝廷
之拔士亦令草莽之逢時亮少不自量謂功名差易耳晚

更多難維性命其如何忽從死灰之中騰上烈焰之表栽
培傾覆天亦何心嘔枯吹生人焉有助猥以門牆之舊物
加之場屋之陳人忍使白頭尚作如新之態當令赤手曾
微直上之嫌為知己而狂言亦無心於任運

謝陳叅政啓

暮景生涯恍如落日少年夢事旋若好風方大賢共秉國
鈞之時而一介乃有邊掩時流之幸老之將至人其謂何
敬惟 叅政相公究力古書潛心正學質而有韻判一言
父子之間博以逢原當千載君臣之會是膺大任以展良
圖四海群賢爭先攀附百年舊典次第施行方 皇家陳

善以閑邪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彌綸所至不闕毫釐汲引
而來咸展尺寸萌新芽於枯木燃烈焰於死灰亮禍患之
餘心志凋落塵埃之底筆墨荒踈獨有丹心不渝白首自
牖納約於焉開明盈缶有孚所以發志不學近名之直亦
微慕利之諛上於二三之中擢在第一之選 聖恩深厚
固非臣下所能知衆口會同夫豈志力所可及自天有命
無地自容音韻琅琅徒累巨公之讀風期隱隱式關上哲
之懷略轉洪鈞悉戒通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趙同知啓

汲引人才使相先後倏經時變寧問短長但有向者之虛

名庶幾今茲之實用濫叨首選徒激壯心自源徂流探端
知緒敬惟 同知相公蚤以文墨自結主知其才猷遂
為世用踐更多矣聲問偉然北向以復神州固有無前之
志中立而行正道姑從端本之謀英流異其相先善類依
以為重公輔雅望上所屬心宥密本兵國焉惟屏官則見
舜朝之遜賢豈容堯野之遺念昔少年及見前輩素所自
喜兵法六韜已而飮聞中庸大學坐想百年之舊疾趨一
世之雄在華歲時牽連禍患人皆歆殺付微命於鴻毛公
不我遺脫殘年於虎口况遇持於文柄歆稍復於古初捨
其舊而新是圖望之大而小可畧使膺清問盡致公言

上亦念其論之平竟以先此時之選願當 聖世合天下
之異以為同豈無厲階非斯人之徒而誰與鼓同舟遇風
之勢成披雲睹日之功出尖之才百端並用易世之怨一
洗而空伊我何心惟公是望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羅尚書啓

世豈無才不必其用仁非為繁宜在夫高者天人之皆同
則時命之自合故雖終遇敢不知歸伏念亮少張虛氣於
萬夫晚付微軀於一髮老之將至鄙禹笑人人亦有言孔
子主我得失有命行藏信天零落殘生猶動諸公之至念
崎嶇拙計誤分 上聖之洪私其使終焉未可知也此蓋

音川文集 卷之十七
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為國備人屹立漢庭無出其右主張
周道卒底於平遇所不安思必自達猶懷晚進孰可任於
後來遂使棄人亦有光於末路紛然萬口翕若一辭如韓
信者無雙常懼鄼侯之誤擢孫洪為第一卒遺武帝之憂
事固難平人豈易識過此以往未可知所裁

謝曾察院啓

劫火不燼玉固如斯死灰復燃物有待爾豈是非之頓異
蓋得失之無常衆口會同一力推挽不期而合獨知所歸
伏念亮寂寞壯心凋零餘命藏身新進奈種種於髮毛回
首舊游已班班於從列知天人之未易合而今古之莫能

同死蟹護麟欲去不可生龜脫殼正爾良難乃於斯時有
此大幸茲蓋伏遇察院執事文章宗主道德輩流一代端
人務先汲引百年讓論用為據依以重朝廷以尊旒
宸扶持國是毀譽之所不遷董勸士風邪正於焉自別故
雖亮輩亦取睿知越在二三豈不知其過分俄陞第一用
獨抱於隱憂爰飾空腸試當實書過此以往未可知所裁

謝張侍御啓

主持公論意獨在於樸忠叶正上心理難施於巧智雖或
從於親擢本亦備於先登推其閭端何以論報伏念亮脫
身虎口久矣請窮批逆龍鱗期於合理庶幾一割之有用

女能百鍊而愈剛就短爭長無復此夢分多共少與度殘
生白首駸駸丹心隱隱言在此而意在彼問之顯而答之
微第其度程亦在二一三之數決於一旒棨竟成第一之傳
辱此誤知光夫末路此蓋伏遇侍御執事英婆沈毅偉量
洪深國典朝章固盛時之所習見世科士版亦素宦之所
具宜騰此英聲成夫厚德風憲之地執守是先才智之淵
選掄不易欲使從風而靡要當如日之升獻言因惡於近
諛矯枉亦防於過直少年勇決記追逐於英游暮景安詳
務歸尊於獨智并心一向面補萬分正學以言及明時而
自獻道人使諫開大義以相先公所歆為誰敢不應

謝黃正言啓

文律持平豈遽分於人品論衡求是亦務當於物情累藻
鑑之至明成冕旒之小誤足光晚景以動壯懷伏念亮剽
銳何如蹉跎至此置身無所方念昔非回首亦疑未知孰
是豈有聖賢之學乃為世俗所憎殆非其人以招此禍莫
年前却私竊自憐寸晷短長雖爭何用遇執至公之柄肯
收近拙之文使對 大庭褒然親擢誤先衆雋翕若誦言
非出人謀悉從天定此蓋伏遇正言執事英姿挺特德性
靜淵學有源流誠不慚於游夏文出機杼蓋取則於孟韓
固非堯野之肯遺抑亦漢庭之未有竟從王郎收備諫工

遇事風生流輩退縮責難山立左右驚嗟持此血誠效夫
心膂不遺餘力曲致弥縫猶有後憂敢忘汲引故雖某輩
亦及今茲豈徒爾而激昂蓋聞之而興起合天下為一體
非此為則彼為極治道無兩端苟君美而身美

謝章司諫啓

諱窮久矣世寧保其必遭自視歉然人豈容於疆附苟不
愧君子之論斯足對 上聖之知賴此品題幾於遇合伏
念某脫身虎口欲求護命之符妄意鴻冥莫得游仙之枕
進退不知所據往來徒自于心睠一試之隨羣蓋百思而
無策度其在此不堪暮景之懷幸而得之敢作少年之夢

入當大對曲盡寸心問所不該言豈容於越次意雖獨至
事亦謹於闔端故此區區發其耿耿有司之所不快越在
二三當宁以為無他俄從第一僥倖至此稱塞若何此蓋
伏遇司諫執事貌粹骨竒神清氣勁學傳正派以百聖為
準繩文擅古風以兩漢為枕杼鼓行場屋而無其對驚動
簪紳而為之先豈止嘉猷足善王邸遂膺 睿眷以備諫
工知無不言成非所計海內人物固自如林古來忠誠亦
應有數牽連咸在汲引而來識別分明不慮人心之異諸
凡魁壘亦惟門下之歸上誠得人公必知我

謝楊解元啓

决得失於數人之目有命者類能得之同毀譽於萬口之
辭懷才者始克稱此睠一時之偶幸矧群議之喟然感惠
有由撫躬知愧竊以求賢而下問歲之詔國有常經糊名
而收一日之長士多苟得立制莫踰於今密得人無復於
古如蓋昔者相知以心此心達而此士至而後世相持以
法一法立而一弊生程度愈謹而豪傑之氣賤以拘禁防
益密而曠達之人遺其辱顧積弊之至此豈創法之所期
故廟朝徒嘆於乏才而川澤豈聞於遺士雖十九之乖意
庶千一之有人如某者才本不羈與俄過實雖本諸公之
浪聽卒為十目之不容蓋才者爭之端據其端而爭日至

而名者忌之府趨其府而忌群與人其柰何天亦隨罰憂
患百罹而未艾驚惶萬狀而莫支旣榮辱之兩忘亦得喪
之一致一若龍而一若虎習且不能呼我馬而呼我牛惟
其所謂已分息心於世故豈期獲玷於賢書顧脫父之無
階謾隨人而求舉望不及此得之若驚此蓋伏遇判府先
生以恢廓之資充碩大之學百年忠骨尚觀慷慨之遺奕
世義門猶識薰陶之自清望驟膺於 聖眷長才或聳於
朝班入為持橐之華出擁分符之重獄訟日簡教化浸行
致此無庸亦叨首薦某敢不勉其不逮聽以無心瓦注者
巧而金注者惜本何所係適矢復沓而方矢復寓庶造其

精

答陳知丞啓

講聞高誼常恐無因墜貺長牋如見所畏雖鳴謙之過厚然視履以良勞拜此不堪卻則焉敢敬惟知丞中大世德之厚天資之純少小驅馳寧憚勞於州縣老成淡泊肯徼福於公侯徒以常心安夫久次平易近民之政習熟見聞忠信報上之誠周旋啓處猶懷晚進及識前脩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孔子之不耻下問總是而往行之亦宜某涉世多艱謀身大拙塗窮甚矣莫知轉動之方事變突然殆出意料之表本非常法徒立下風以之為賢則何所取裁以之視民則幾於甚墮置之勿問雖公事而掉頭示以無他付俗緣於掩耳豈徒報謝為是稽遲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送陳給事去國啓

伏審抗章得請完節言還頽俗稱高善類太息竊以君臣本乎一体去就自為兩端苟决意以為高則雖留而奚補股肱衛首本不相知心膺去身宜非所樂念之久矣未如之何謂微臣以罪而當行庶明主動心而一鑒尚期有卒何敢自安睠此設心無非体國然用捨之際休戚所關嗟元氣之日傷而良醫之遽去中夜起立不勝惓惓之懷明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日遂行徒重搖搖之望敬惟某官才全而粹氣毅以洪風
骨竒麗可任大事精神端重厥有沈幾屹為老成以壯吾
國頃方當路某固鄉風未能自處於無嫌是以小遲而未
見百念俱冷事忽動其隱憂數語自通分遂忘於僭師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晉江後學史朝富編刻

惠安後學徐鑑校正

晉江後學黃日煦同校

啓

賀周丞相啓

屬者 廷有大號相則真儒天人知歸夷夏咸聳緬惟慶
慰厥有英略乃佐興王至於守文之君必也持重之相兩
適相求而相遇一皆入細以入麓洪惟 本朝獨異前古
苟在此位無非以儒盡取六經之空言發於一代之實用

人才高下固亦多端聖道始終長由一日此三代之所以
盛而兩漢之未能純雖使間世而生何異比肩而立敬惟
大丞相國公萬夫之特四國所瞻長江大河足以流轉墨
客光風霽月足以蕩漾英將用德字之老成易舜場之後
發舊人誰在莫與同升華貫徧儀始膺爰立歷數 紹興
渡江以後敢忘 建隆立國之初淵源可推聿先游夏指
揮苟定不數蕭曹國有人焉天所命者其登門雖久參乘
莫勝心知累卵之甚危技至屠龍而何用不圖歲晚遂際
經綸寧問時宜悉垂覆蓋

賀洪景廬除內翰啓

伏審進東觀之成書拜北門之 真命當為此官久矣或
進用於下陳顧乃於今得之爰屹成於舊德 治朝舉此
公論翕然竊以周置內史之官漢重尚書之選政事攷以
法令之貳中外應以義理之文責重望高有四方冊命之
掌職親地密皆一人聽治之餘或廢或興有因有革翰苑
起於唐室而官制崇於 本朝匪曰私人是為內相玉堂
夜直動則詔 王寢殿朝參退而視州以謀王體以壯國
經維時老成作我心膺敬惟侍講脩史內翰襟期洒落風
度粹夷道德文章足以宗師一世器能政理足以度越群
工羽儀 廟朝翱翔禁路百年舊事勒成大典以無遺千

古陳編孰謂聖傳之可秘蔚從人望簡在 帝心矐二難
之迭居宜一妙之獨殿固常拜假就使為真眷意方隆登
庸所屬嘉言善話因已久沃於 聖聰至公血誠行且獨
開於天步盡述舊觀足慰具瞻某獲從門屏之游親睹衣
冠之盛一命再命循牆而恭特書大書秉筆以俟謹再拜
遣一介奉啓事詣堦墀投納伏惟台慈特賜鑒念

謝王丞相啓

謗如蝟磔莫尋解免之端命若鴻毛敢覲生全之幸非丞
相獨主公道於上則廷尉未為天下之平卒以微生自歸
洪造伏念某性固小異命亦多奇縱居不擇鄉豈為惡人
之道地使行或由徑寧通小吏之金錢不察以世俗之常
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更文雜治第知鍛鍊之無端口語
橫生當信吹聲之可畏所幸聖賢之在上不使熒獨之向
隅雖木索加焉失明哲保身之術然杖笞免矣若昭臨及
物之功還其無罪之軀長我有道之國此蓋伏遇大丞相
國公 兩朝耆德間世常人小物克勤率以畢公之正一
夫不獲曰惟伊尹之辜欲民無寃繫國有政辭雖自列每
嗟獄吏之為尊士不足云亦使大夫之知免雖微欲報之
所尚期未死以前

謝留丞相啓

兵莫憐於志春秋所以嚴首惡之誅物不得其平法令所
以求顯狀之著厥或司存之疑貳則頌廟論之平章小人
覲其可欺微軀恃以無恐敢言偶幸實賴生全切以有萬
不同合民命而為國命殺一無罪損王心以違天心曾是
細微之災終累久長之福苟其有少或似所當明辯於十
目之嚴至於了不相干寧肯依過於衆口之鑠判然生死
之異道由此是非之大明伏念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謗屬
屢餐而已誦說云乎推平生志念之無他欲尊主庇民而未
可嗟晚歲口語之可畏謂殺人伏法以何疑不圖事狀之
儼然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湧尚餘勢之未平日月照
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此蓋伏遇大丞相
少保國公弼亮兩朝仰成元老不以紛紜為喜怒不以疑
似定刑誅通一身無非至公豈待仁聲之達與四海同茲
大慶共觀生道之施 朝無失刑人有定嚮耻當吾世成
大夫可去之機尚使爾民信君子必歸之怨事非小補會
適洪私不勞有力之呼無復何隅之泣自頂至踵橫嘉惠
於不貲鏤骨銘肌悵餘年之無幾

謝葛知院啓

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愛士出於至
誠則恤刑視其大體門墻舊物螻蟻微生鳴其積寃納之

洪造伏念某少持跌宕久遂闊踈學劍何止不成徒存逸
想讀書非求甚解第采高標謾曰古心不入俗眼既置身
於無用宜取禍以難明下流而致縉紳之見推從何自取
窮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無因謂其豪強處以任俠加
虛謗於實事入信語於疑心內揣甚安譽不為喜而毀不
為沮外傳大甚惡欲其死而愛欲其生醞在平時合成奇
禍重以當塗之立意加之衆怨之鑿空人與千金未能半
信家置一喙猶有後言遂煩詔獄之興允謂事情之審不
勝讒者尚及今茲非廟論之至平蓋殘生之永已此蓋伏
遇知院相公以絕人之量涵蓋世之英闔闢往來歸之無
事是非好惡泯於不爭方其為芻布之時固已有公輔之
器較藝軼出肯矜銜於已能奕世嗣興况踐更於時變收
天下之小以為大合人情之異以為同揚歷班行從容
廊廟飢溺關於禹稷指揮定於蕭曹對衆一言群吏聳聞
而加審從旁四顧同列熟視以生嗟興言有識之知幾安
得無故而殺士為國遠慮欲民無冤當二三大臣之同心
何往非福使億萬斯年之受祐有慶惟刑

謝胡叅政啓

並建豪英獲際不冤之世苟全性命頗思當痛之時雖以
自憐敢不知幸伏念某立志雖廣受才則踈少不如人所

向牆壁老之將至乃罍網羅苟有一跡之可疑豈逃十目之所指自嗟命薄適值途窮一口傳虛繫路人而為罪三年置對任獄吏之便文不思訟者之謂誰但使仇人之逞志鞠之又鞠疑於無疑殺一不辜懼損奕世無疆之福凡百君子易生私憂過計之心欲寃盡於物情終上干於廟論此蓋伏遇叅政相公為國遠慮作時乎先稱物平施出一代經綸之手議獄緩死佐九重斷制之仁欲使民瞑目以無言必自我平心而取決拾一生於九死寧勿藥無妄之灾付萬事於太公豈施恩不報之所有來私謝未泯常情

謝陳同知啓

鹿非產於庖厨繫惟其命益豈干於日月戴掩其明嗟哉平人有此奇禍肯茹寃於聖世必白事於群公卒以微生自歸洪造敢緣雅故妄出等夷伏念某少覽古書恐遂流於無用晚更世故始漸見於難通豈求田問舍之是專亦閉門造車之可驗一毫以上通緩急於里閭終歲之間僅飽煖其妻子怨之所在明者不知苟有邪心雖路人亦甘於就繫至遭毒手蓋坐客盡知其為寃第以當路之見憎况復旁觀之共謗怨家白撰於其外獄吏文致於其中儼然凶人無一可免置之詔獄凡百謂何詰其來由可為

驚駭逮風波之既定亦事狀之皦然多取天地之虛名所
宜受罰猶有鬼神之神明證終賴持平國有人焉事無冤者
此蓋伏遇樞密相公英姿不世學力絕人無遺憾於天不
求同於俗古心古貌讀前輩未見之書先覺先知得累聖
不傳之學雖泊然於世念豈得已於時湏刑名度數之諸
家源流具涉規矩準繩之大器本末兼通以典民彝以斷
國論方求萬事之合律不忍一夫之納溝疇昔少年許其
託契晚節末路不帝如新豈敢以冤而自言固已無簡而
不聽恍如一夢盡忘井邑之故吾願以餘年自附門墻之
小物

謝羅尚書啓

自頂至踵橫嘉惠於諸公與口誓心指殘生於再世雖施
恩不求其報而顧義必知所歸自慚竒蹇之蹤倍費生全
之力伏念某暗於涉世拙於謀身直情徑行視毀譽如風
而不恤踐前寔後方進退惟谷以堪驚何也路人俄而重
辟矐木索之皆具寧髮膚之可全苟以疑似殘其軀豈敢
為當塗而自愛至於羅織勦其命亦恐成聖世之失刑竟
不奈於人言爰特典於詔獄半毫以上皆鑿空無據之
詞十日之間有左驗甚明之實平心以察兩造低首而聽
一成獄情旣真物論惟允死生異道天地鬼神之鑒臨骨

肉成圍父子夫婦之感泣事係臯陶之種德心知伯夷之
折民申其天休長我 王國此蓋伏遇修史侍講判部尚
書英姿不世備度自天方為布衣固已有當世之志及特
從藁莫不惟大賢之歸內韜駿發之才蔚負老成之望青
天白日有是清明霄月光風終然洒落軫一夫納溝之念
操萬事入律之權小用經綸大有關繫故以平生之雅故
用為緩急之據依恭值仁心遂張公道怵惕慙隱知納交
要譽之皆非踣斃沈埋豈繁言蔓詞之為瀆僅賒九死莫
報萬分

謝汪侍郎啓

孝敬之道素虧惟親非罪營救之誠不至有枉莫伸咎皆
自貽情將誰恤何足以闕君子之念不期而逢執法之平
一飮團栾餘生感幸永惟天地之大義莫先父子之至情
不可解於心與生俱出而與死俱入敢有愛其力無高不
即而無幽不求當其處倉皇急迫之中不暇顧是非利害
之實開口而自道說非以為誇逢人而輒號呼庶其或遇
總是可憐之狀出於欲脫之心誠不形焉人誰念者伏惟
某官經綸獨任明允自將赤子入井之時有烏獲挽縋之
力惻然拯溺夫豈為人顧此久淪乃爾幸會戴天履地獲
自附人子之中分死得生無非拜大賢之賜不知報德之

何所但覺拊心而自憐痛定之餘涕下而已

謝梁侍郎啓

法如江河使之易避人其金玉是以無瑕安有皎而易見
之情乃成久而不決之獄牽連就逮號泣求伸世豈無寃
自嗟太甚伏念某身名不競時命皆非豪於里閭所得寧
幾迫於妻子無策自資孰為龍斷之登羞作藩閭之乞推
平生之作計擇禍歆輕及晚歲之多艱轉身無所重以當
塗之切齒加之群小之鑿空衆口莫調但承虛而接響旱
目共覩嘆因誤以成訛昭然行道之夫徒爾迫人於險
制獄之設貴得其平事情之孚無過於實天地鬼神之具
在死生禍福之遂分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君子長者之
用心識前輩大人之行事有寬無猛治體所關惟恕故平
吏師之表蓋張廷尉之多許兼徐司刑之所難肯使要人
自行私意無簡不聽尚懼凡民之有辭以法為公寧敢殺
士而無故式長王國具嚴 天威尚以餘年拭目鈞陶之
盛誓之再世拊心報効之期

謝陳侍郎啓

德邁丘山人非土石不敢淺量君子之識而竟失事大夫
之恭罪則奚逃心猶可見竊以遇人於險必動其心出已
之恩何嫌於謝此不易之常理未有知其由來激者為之

音川文集
卷之六
動輒過甚越石求晏子而未已叔向置祈老而自朝第知
効顰不悟成拙言念昔者皇皇何以為心所謂伊人望望
若將浼我五年之屈一日而伸徒費號呼竟由幸會此蓋
伏遇某官置身於繩準之內臨民有父母之心寧失不經
忍視向隅之泣以其所愛曾微識面之嫌借其力於一言
活人父於九死捐軀未足為報况一至門執筆不知所云
抑萬無地

謝鄭侍郎啓

嘗有志於當世晚乃自安於一壘身名俱沈置而不論衣
食纔足示以無求人真謂其有餘心固疑其克取而况奴
僕射日生之利子弟為歲晏之謀怨有所歸謂可從於勿
恤內常無歉豈自意其難明俄而積世之冤端若從天而
下塗人相殺罪及異鄉當路見憎勘從旁郡恟恟之勢可
畏炎炎之焰若何一死一生足累久長之福十目十手具
知來歷之非莫弭人言爰興詔獄是非錯出真偽相殺
不以大公而並觀孰從衆證而細攷附法以殺雖百喙以
何言出意而行恐單詞而無據念天下之有冤士蓋古人
之所用心坦然周道之平翕若漢庭之允悉歸繩尺猶有

鬼神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獨見之明持甚平之論學期
聖祕肯姑徇於俗傳心與天通寧由從於世好正色不撓
以法自將念曾子之慨然昔聞斯勇使宣尼而尚在今見
其剛純意 國家不遺微小拯匹夫於焚溺懼損萬分辦
大事於從容可觀一節彌綸妙手經濟長才古道今時合
為全體正人端士朗在下風萃之微軀昭厥來世闔門六
十口分無免矣之期行法二百年未有若斯之懿自今以
始制命知歸

謝曾察院啓

上下交攻命危絲髮是非隨定恩重丘山不歆凡民之有
冤肯使殺士而無故公論所在善類知歸伏念某本無他
長耻居人下常想英豪之行事隨乃塵凡頗識聖賢之用
心雜之泥滓宜身名之不競謾衣食之是謀志念不出里
閭下流多謗姓字何干 朝著厚祿故人合成悔尤莫可
湔洗雖明知其非罪孰肯昌言但陰覲於加憐菴成私禱
第有途窮之哭俄逢陽長之身此蓋伏遇察院執事挺然
英果篤實之資輔以正大淵源之學嚴於律已出而見之
事功心乎愛民動必関夫治道抱規矩準繩之大器愛毫
髮絲粟之小才取諸深溝置之平地扶植正義以協天心
審克詳刑以壽 國脉翻然風動成此岩瞻豈以螻蟻之

音八文集 卷之九
微生不關念慮終然天地之一命永感私恩

謝何正言啓

肅此臺綱無非體 國求其情實要豈容心方物論之正
騰匪 詔獄而莫定持平以聽惟是之歸死則匪伊活之
造次伏念某徒有凌高厲空之志本無應時適用之才同
故舊之戚休乃名任俠通里閭之緩急見謂豪強欲為飽
暖之謀自速摧殘之禍謗出事情之外百喙莫明變生意
料之餘三肱并折友朋私憂其身後兒女環泣於生前吾
道非邪一窮至此男兒死爾正命謂何臺評欲付之太公
天定竟還於無事 國是所繫恩私有歸此蓋伏遇正言

執事擬特性資屹然山立優游心事湛若鏡平盡洗偏阿
其知情偽舉一世之端人正士莫之或先二百年之忠言
嘉謨於斯並建故雖小小亦使昭昭况螻蟻之微生係天
地之一命苟私意皆可致人於死則 聖朝容有倚法之
威欲民無寃為國遠慮周道有小人視各使適平漢網
無吏治之姦本非過察悵餘年之何用合四體以為公

復吳氏定婚啓

天所作配固非偶然人各有心未易相向衆以為可誰其
敢違伏承某人從容庠序之間英聲如許而某小女子跼
伏閨門之內女訓謂何豈不願為之有家寧敢自詭於得

士有朋友之詔遂成佳好於斯將弊帛而來亦脩故事而
已凌兢承命倉卒何辭有少荅儀具如別楮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晉江後學史朝富編刻

惠安後學徐鑑校正

晉江後學黃日煦同校

書

與周叅政葵

僕愚不肖百罔一有顧嘗習為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自
惟無以報稱每思求天下之賢士致之於公門使本朝諸
公不得擅美於前斯亦僕區區報稱萬一之心也故向者
輒誦其所知而執事未辱留念敢復援其尤者而論之左

宣教郎胡權研六經之旨要得聖人之心傳持身端方俯仰無愧若置之講勸之地當有以增助 君德左文林郎王衡強學力行內嚴外順通究民情之利病明於事體之是非若置之論議之地當有以資補時政左朝奉郎葉衡右迪功郎孫伯虎文章清古議論正當臨機明敏蒞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劇煩而不亂衡見知臨安之於潛百姓未嘗有翻詞至府一境之內風化肅然伯虎尉婺之永康民有詞訟皆請於州願決之於尉及攝邑事民相戒無以曲事至縣此皆衆耳目之所共知非僕敢為過言若置之繁難之地必能隨機處置井井有理凡茲四人皆當今

人材中可以一二數者也執事儻論薦之於朝天下將翕然以為得人苟一口以為不然僕亦當得誅絕於門下今醜虜未滅邊防尚擾財匱兵乏士怨民離執事方當大政宜日夜搜求人才致之於朝以共辦茲事倘曰京局未有闕員姑為後圖日復一日而事去矣雖伊呂更生亦何救哉區區之心如此而已伏惟鈞慈特加財察

與王丞相准

亮竊惟大丞相首秉國鈞士之歸心門下者豈但誠服德誼要亦不能無利於其間天下之士其無求於世者固少而吾之權又足以奔走天下之人則其勢固然也獨亮之

於門下心悅誠服而未嘗自言丞相亦不得而知之歲秋
嘗欲略布誠悃而迫歸倉卒又成自外入春已來貧病交
攻更無一日好况雖欲拜一書以叙其本末亦復因循私
切自念鄉者丞相於客退之後促膝而命之坐使得款語
良久且憂其無用於時欲使得一試恩意懇懇雖父兄之
於子弟不是過也亮而自外於門下是曾犬馬之不若故
嘗願自獻其愚忠惟丞相審聽之 聖上天日之表本非
苟安於無事而又英明夙絕古今前後任相非一人矣蓋
亦有所甚屬意者而倚權以行其私 上亦終厭之獨丞
相布誠心開公道進退則采之輿論廢置則付之準繩事

上之日久而 上亦察其無他也故確然信用而不疑久
任而不拔 章聖王帝所謂王旦事朕之日久而朕亦察
之孰矣卿等有事但與王旦商量故在中書十四五年而
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過丞相今日真有祖風矣甚盛甚
休非餘人所可望其閭域也亮獨有所甚憂者秦丞相主
和薰炙天地身享不過十五年又六年而和敗通止二十
一年耳近者乙酉丙戌之和本非有一定之計而今亦二
十一年矣此其勢恐不能久也南北分裂於今六十年此
天數之當復也阿骨打之興於今近八十年正胡運之當
衰也天下一統猶不能以五六十一年無事於其間必有水

早盜賊乘時竊發之變况南北之勢而欲三十年苟安蓋亦甚難矣天下無事上之所以信任宰相者他人所不得而間也一旦緩急丞相能保上之終任我乎奉身而退在丞相本非難事然平時之缺望於我者能保其不以我為奇貨乎無事則我享其福有事則人當其難此又非丞相之素心也抱不哭之孩兒則當之而不辭有千鈞之重負則赧然而自退此又丞相之所當耻也亦嘗以區區管見窺測 聖意緩急之所用决非今日之所用也一輩無賴平居大言以誑人交結以自鬻蓋亦有許其真能辦事者上安得不疑其可用乎布之邊徼付之繁劇人亦往往指

目之矣異時誤國識者當議丞相之不早計也丞相今日縱未能盡收召天下之人才當一一知其姓名某人可當何任某人可辦何事四方之將帥當一一察其能否某人可當一面某人可臨一陣邊陲之急慢糧草之虛實兵卒之強弱城壁之堅脆歷然在目朗然在心一旦緩急則從容為一上言之使 上有知人未盡之嘆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諺雖其號有才力者亦固在吾驅使間耳一輩無賴不得群起而誤國其為天下國家之福豈淺淺哉丞相雖長秉國鈞公論當不以為過范文正公所謂身安而後國家可保者於丞相見之矣願丞相詳入思慮以幸斯世非

亮一人之私言也丞相苟以為然則亮又將有裨于慮之一得者繼此以進亮向嘗言葉適之文學與其為人此衆所共知丞相亦嘗首肯之矣此人極有思慮又心事和平不肯隨時翻覆既有時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於格例極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將有為報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隨例久候於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餘兩月丞相若於半月間那輟一差遣與之徐議拔擢亦無不可薛叔似文學雖不及適然識慮精密心事和平蓋亦不減向因面對 上亦意其可用丞相蓋已將順上意矣若併收此人更與一遷而適代之上必不以為難是丞相一舉而得兩士亦足以厭滿天下之公論亮當以五十口保任其終始可信也其次如陳謙之文學識慮施邁之心事和平亦不置久在掌固亮固願使多士盡出門下豈敢以一時之私妄有所論薦此亦效忠之一事也事之所當言心之所欲言者無限今且未敢縷縷耳丞相苟察其忠誠則我決不敢於此遂已惓惓之心伏冀鈞恕幸甚幸甚

與韓無咎尚書

亮獲從一世士君子游獨不識尚書豈非大闕不徒以民事太守於分不應僭干典謁忽若無因而遭按劍則其羞

又有甚焉貴貴尊賢之心人誰無之持其說而兩不相值迹涉踈慢固其勢也然區區尊慕之誠昭如白日往者友人劉仲光嘗欲作塔以自通方口吻悲鳴之際亮奪其筆而為之曰吾以泄吾意耳友朋無間竟用以達於下執事尚書試取而觀之此豈屬吏應用備禮以求免罪於記曹而謾為之者乎今者尚書見亮城中故舊輒為齒及姓名若將進而教之者無乃有以得其心乎亦但疑其久不來見乎是以月昧請謁而尚書撫存教載若素出門下者幸甚過望亮少以狂豪馳驟諸公間旋又脩飾語言誑人以求知諸君子晚又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

近也如亮所聞則又有異焉會亮涉歷家難窮愁困頓零丁孤苦皆世人耳目之所未及嘗者不幸十餘年之間大父母父母相繼下世是以百念灰冷不復與士齒今但與妻孥併力耕桑以啜温飽雖書冊亦已一切棄去况更能脩飾語言作少年塗抹事乎嘗記歐陽文忠公與黃慶升劇談盡歡求其文終不肯出慶升之言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亮今者不幸似之然縱談及此亦竊有感焉本朝二百年之間學問文章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班班可攷於兩漢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迺相授受厥有准繩渡江諸賢收拾

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十年之間廢置不講後生小子
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為天下安有定法各出意見自立
尺度惟平者為合律奇者為出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
合渡江諸賢所聞而又浩然自得於其間者於今惟尚書
一人亮雖不言尚書固自知之如亮豈不願從之學顧筋
力念慮已如此恐不復堪雖鑪耳鄙文數篇輒溷崇視祇
以致尊慕之誠子師尚書告以尚書欲見其送徐知縣序
亦附見于後因以問於渡江諸賢之論亦或有合否不然
亦將得其所以不合者至於托文以觀一日之知則亮也
何敢雖天實鑒臨之然其迹已如泥中之鬮獸進退皆可
以一笑也七八月之交尚書既許其賜頃刻之間縱談忘
勢或至於古之聖賢豪傑所以陰扶天下之大勢轉移天
下之大機抗人謨立天命於易之所謂與時偕行者或能
出其所見以裨經綸之萬一喪失所守之罪獨亮自當之
耳干溷死罪

與徐大諫良能

亮聞之天下有二道其一分也其一義也亮也不守為士
之分切願有謁於門下者抑將以行其義云爾義行則分
立矣天子設學校於行都使之群居切磨朝暮講究斥
百家之異說而不以為誕言當今之利害而不以為狂所

以養成其才而充其氣也往者朝廷舉事公論一不叶則諸生群起而獻其忠雖天子為之動容而不深罪也今也不然獨亮自以生長明公之里中又嘗拜伏門下不可謂無一日之雅則於明公之舉動烏能漫不經意於其間於是而有言焉非特以行其義也亦分也伏惟明公試幸聽之伏見朝廷由閣門之官而遷一執政公論沸騰上者獻其忠於天子自忘其力之不逮其次類欲以病引去若前臨汙渠反身疾走惟恐其汚又其次則口不敢言而腹非之以至將校卒伍閭巷小民無問識與不識意洶洶不自安肆言無忌不虞誅殛之隨後夫豈閣門之官一一

結怨而至此哉信公論之所在天實臨之不期合而自合雖欲已其言而不可得也恭惟聖上方銳意圖洗國家

五十年之深耻所恃以造者獨人心耳人心之所在聖

上翻然從之而不以為難顧恐未能以盡知耳今也上而

士大夫不以為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下而軍民不以

為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恢復之初而使士大夫不得

自盡軍民至於解體此固姦雄之所竊笑而仇讐歎幸其

然而不可得者也朝廷舉動豈宜至此方聖上之為

此舉也亦將合文武為一塗惟才是用浮議之不恤云耳

自今觀之本無戰多亦無將畧不可謂武小謹自媚小勞

自鬻鬻不得謂才接近日之茅蔓戚里之草累 聖主之德
沮中外之氣而通國皆以為不然不得為浮議亮以為
聖上直未盡知爾今殿院李公既以公議而達諸上明公
起而成之猶反掌爾以明公之諳於世故豈不及此而猶
遲遲未即發者欲求事之萬全也萬一明公未言而 聖
上感悟不顧反汗之小嫌而欲塞洵騰之公議罷去其人
而問當言而不言者明公心雖不然而何以自明就使
聖眷方隆置而不問世之狷直之士必有不察明公之心
者明公雖欲自恕而不可得此亮所以反覆為明公念之
而不能自己也明公無嫌發於他人而我則後之以利而

言則千人逐鹿先發者為功乎後獲者為功乎利非明公
之所欲聞也以吾之一身而置諸天地萬物之間何者為
彼何者為我何者為先何者為後要以無嫌諸其心而忠
於國家爾夫以 聖上之仁明英武必不肯以一閣門之
故而違通國之心也審矣明公之忠誠通練必不肯愛一
日之力而受夫當言不言之責也亦審矣然陳曲逆之端
居深念非陸賈無以發之此亮所以薦其區區而無疑也
夫陰陽之氣闔闢往來間不容息建亥之月六陰並進宜
於無陽矣而昔人謂之陽月者陽運於其間而不知也子
一建而一陽遽出而為群陰之主此天地盈虛消息之理

陽極必陰陰極必陽迭相為主而不可窮也明公察之天
行參之人事則今日之議必有處乎此矣亮之所為薦區
區於門下者以為天下無萬全之事求全者未必全不求
全者未必不全也亮也昔常奉教於君子矣進不敢為甚
訐之言必求罪以取名退不敢萌自私之心欲覬幸以避
罪隱諸吾心而不安驗之公論而有證揆之鄉曲之義而
不能以自已幸而蒙聽不幸而斥絕之一歸諸命而聽諸
明公亮豈敢有所取有所避於其間哉

與章德茂侍郎

秋中參謁政以拜違台光踰半年冀以釋崇仰之懷且慶

禁林之拜為兩地之驗區區承教之心本不淺乃以妻弟
之撓早夜不得安以此遂失其始而且煩台慈講過厚之
禮而不得終享台意負負何言忽忽告違又踰一月西望
台閣第劇耿耿侍郎開豁亮直足以起士氣高明宏遠足
以壯天朝此輿論之所共歸不獨游從之私也 主上有
北向爭天下之志而群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砢而
未釋庸非天下士之耻乎世之知此耻者少矣願侍郎為
君父自厚為四海自振使已弃無庸之人時得一見時通
一書發胸中之掃滅未盡者豈不幸甚

亮歲之二日扶病東渡諸弟接之江頭相與携手而歸一

廢弟竟染病以死亮亦輒軻一月而能復常文妻孥皆番
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入夏脚氣殊作梗貧
病相尋天於不肖亦云慘矣尺紙不復到門下非敢慢也
勢固至此惟是山斗崇仰之心與日俱積而不自禁方畝
拜書乃辱八月一日所賜台翰捧讀再四惶恐無地雖大
賢君子所以加辱於不肖者甚厚而不替至於遂成先施
則不肖之情亦甚矣鄉間大旱家間所收不及二分歲食
米四百石只得二百石尚欠其半遂旋補接不勝其苦
主上焦勞憂畏仰格天心使旱不為大災此皆一人獨運
之力而非盡求助也雷象之異村落無從知之度江安

靜且六十年辛巳之變行三十年和議再成又二十三年
老秦掀天撲地只享十六年之安通不過二十二年今者
文恬武熙宜若可為安靜之計揆之時變恐勞聖賢之馳
騫矣不待天告而後知也侍郎英雄磊落不獨班行第一
於今大抵罕其比矣心之耿耿每歎與侍郎劇談一番而
坐有他客歎吐輒止屠龍之技雖成何用侵尋暮景行將
抱之以死矣元晦得江西憲恐未必能出也近有一詞為
渠壽陳君舉亦有一詩見壽併錄以付一笑又有好事近
四闕謂可為蓋贊試評之如何亮不識岳降之辰欲作一
詞不能也亮十月八日入都首得參觀以究其所欲言而

未能言者尚冀台照

亮拜違台光未嘗如此久不拜起居狀亦未嘗如此久禍
患奔走流離中此心傾注惟門下而已非不欲告急正恐
危疑之蹤重以相累兼當路作意欲殺之亦恐非片言所
可解徒勞台念故一切悶然不言最是八月二十三日正
囚繫囹圄中忘其項上及手中之為何物却倒在匣床猶
歎牽綴小詞以舒祈祝千秋之意雖牢落困頓終不能成
亦無奈是耿耿者何一年遂成闊疎正以此耳承苟以元
自到龍窟伏辱台翰甚寵貶損道德軒豁心事如亮何以
辱此已經新元緬惟旌纛所至百神呵衛台候動止萬福

聞遂徙鎮荆南豈以留都重地猶受朝廷成畫以行而上
流之重刷洗展拓一以付之帥臣非門下無以遙當天意
邪向見王公明葉夢錫具言荆南非他比形勢地利須人
以為重義勇八千禁衛諸軍不能過開府之初旗幟營壘
雖無所變更門下一號令之氣象精明使當與昔人不異
矣所恨相去愈遠又方禁錮於斯世有其心而無其事有
其事而無其時窮達異路合并之日終難耳朱元晦辛幼
安相念甚至無時不相聞各家年齡衰暮前程大槩已可
知古語所謂癡人自相惜自今言之要亦不妄門下方為
公朝所倚倚善類所屬望手頭做得脚力行得及今強健

展布四體為異日青史一段話說不但不辜天寵而已
亮乃事尚墮危機且看料理如何收殺無由面敎臨染不
任依黯

敬惟侍郎以西州之英負一世之望漢廷諸公莫之敢先
遂膺天寵遠持從橐於今東西二府非公莫宜聖上方
欲發揚壽皇北向之志借公風采於留都以震動中州
上流須人則又奉命而馳東西揚歷無所擇於天地之間
心事落落固應隨時而見也如亮已為天所擯棄而門下
獨提拂獎與如世間不可少之人雖荷眷私之隆祗以重
其罪耳黃范二公一見如舊交得非門下誣之太過而至

此乎范於亮尤不遺餘力世既有望而惡之者則必有望
而喜之者此乃所謂對待法而亮遭之特分明鄉間豈可
復居京口亦恐惹人閑話今只當買一小業於彼却於垂
虹之傍買數間茅屋時以扁舟尋范張陸輩於松吳江上
以終殘年其他一筆勾斷不復作念矣張定叟拯拔其禍
患充力而事乖人意薄命所招無可言者君舉象先皆將
漕而徐子宜又持畿內小節正則亦得淮郡近關飽飯以
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不惡天運人事看到
那裏亦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過武昌必須與象先元
善小款吾人要一聚首良不易得舊部當尊之人相馬不

失之瘦采葑采菲取節焉誠有使人不能忘懷者玉色正
不足論向見其歌門下備詞抑揚高下一一可聽彼亦知
世間有所謂人品者門下豈亦以此假之辭色耶滂漉紅
塵終恐不能自別於凡流士之不遇亦若此耶一笑荆公
數小詩極佳一鄉僧收得共二十餘詩其親寫太史遷史
贊亦二十來篇若有能刻之亦金陵一段奇事番羅穀子
又為門下費下拜良劇愧感恭惟獎諭 詔旨有見軍政
之舉而有勞必念亦以彰吾君之聖甚盛甚休所欲言者
無恨聊見一二帥畧之甚

與應仲實

與仲實別於今八年矣禍患奔走分死生不相聞知既而
適有天幸遂得比數於人然猶於故舊之書闕然不講幾
若自外於門下者重惟少之時猖狂妄行鄉閭所不齒仲
實以儒先生撫摩煦飫若昆弟朋友雖識者亦有不擇交
之疑而仲實不顧也困苦之餘百念灰冷視前事已若隔
世洗心滌慮謂可以承君子之教至八而八年之間話言不
接吉凶不相問吊友有白頭如新之嫌退而求之敢述其
責去年秋群試監中有司以為不肖始決意為息肩弛擔
之計所居僻左有疑孰問恃仲實輩人在爾方圖緩步造
謁遇仲實有行都之役遂廵數月遂聞新除官况絕佳職

事簡少儒先生雅宜處之斯道之中此其權輿善甚至於不寐前月末始聞來歸暑溽如許不敢輒請齋閣又思此別相見定何時進退首鼠卒以其所欲求正於仲實者而寓之書亮兩年來方悞孟子所謂八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於我何常之有朝可夷而共否可跖也不仁於我亦何常之有朝可跖而暮可夷也惟品商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聖人姑為是訓無若舟朱傲無若受之酗于酒亦非獨憂治世而危明主人心無常果如是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今而後五日知免夫小子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古之賢者其自危

蓋如此此所以不愧屋漏而心廣體胖也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為卓然而有見事物雖衆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橫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也哉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於天下後世言之而無隱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於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辯也亮少不自力放其心而不知求行年三十始知此事日用之間顛倒錯紊如理亂絲更無着手處日復一日終不免於自弃不識仲實其何以救

之近作十篇往來隱括置其言語而索其理之非是批于左方使得於是省焉仲實於亮可以無嫌矣切毋以故意待之曰是曰好而已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此非而彼是而溺於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間而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抄忽爾此舉世所以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已且罵而且飲之也近世張給事學佛有見晚從楊龜山學自謂能悟其非駕其說以鼓天下之學者靡然從之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繆固雖世之所謂高明之士往往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為人心之

害何止於戰國之楊墨也亮不自顧嘗痛心焉而刀薄能鮮無德自將有言不信徒慨然而止耳然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孺弄於陳希烈也苟無儒先生駕說以闢之則中崩外潰之勢遂成吾道之不絕如縷耳仲實力可以有為者其將何辭胷中所懷千萬念遂為仲實言之而筆困紙窮不能以寃暑伏恐未可迎侍上道果未有日尚當握手一吐其肺腑不敢以相擾動自外也萬一便上道恐宅眷既眾必不免從諸應取道龍窟過我為一夕之款否是所望也不敢必也若從銅坑口取界牌所省不能一二里而迂曲亦不少矣臨紙

無任惓惓

與呂伯恭正字四

家奴歸得所報教發讀足慰尊仰訊後尊履復何似示以士龍墓銘反復觀之布置有統紀載有法精粗本末一般說去正字雖不以文自名近世名能文者要何能如此願使若亮者參論於其間足見用心之廣不以人為可狹謹以區區之意具加別紙高明更詳酌之不必其然意非不甚明上已開可則姑已矣而猶口疏不已不幾於憤疾者乎又好名直中傷之一事耳此雖不載亦可正字方為善類所倚賴於石顯鄭注一事亦復重複如此奈何無事取

官府乎使人畏而遠之宜於正字平日所論未合願自公復進曰止上是之併去此段不惟全記事體而已正字以為如何或別有意亦願其教此紙讀罷宜即焚之頗類事未發自造公案故也區區之心必蒙見察本政書板末章所望亦任世責者平時所深究世固有同好此書同疏此事同施此策而其實不同者此不可不論也屹然橫流之中而不立已者所見唯正字一人想決不隨世好惡以上下其聽亮非復有求於斯世者獨於正字未能自默耳承教邈未有日所冀強飯自厚

遠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即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相

台候萬福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
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正則
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摯而成之天民對後有無指
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
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為也辛幼安王仲衡俱召還
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
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憝皆可借其
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
之後其慮亦自不少况不必平乎亮色如枯木朽株不應
與論此事亦習氣未易頓除也亮本欲從科舉冒一官既

不可得方欲放開營生又恐他時收拾不上方欲出耕於
空曠之野又恐無退後一着方欲悅育書冊以終餘年又
自度不能為三日新婦矣方欲盃酒叫呼以自別於士君
子之外又自覺老醜不應拍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
淚填臆或髮上衝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後知克己之功喜
怒哀樂之中節要非聖人不能為也海內知我者惟兄一
人自餘尚無開口處雖浮沈里閭而操捨不足以自救安
得有可樂之事乎然一夫之憂懼悲樂在天地間去蚤蚤
之聲無幾本無足云者要不敢不自列於知我者之前耳
時節亦甚迫譬之失火之家眾人以為此人實能救則亦

無所逃其責此祕書今日之勢也事機所係無所多遜况揖遜不足以救焚此語亦有理子約一向在侍旁否不敢疊番為問眷請委尊閣宜人懿候以萬福新婦兒女再三拜起居

比家奴回得所荅教正則來又云專書副以香茶之貺甚珍其間所以教篤之者無非至言如亮淺薄何以堪之然事不親歷常不知其難亮今知其難矣孔子沐浴而有請以常從大夫之後孟子以布衣傳食於諸侯蓋事變之所迫舉一世陷溺於其中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焉其勢不得而但已也彼皆以身任道而執寸挺以撞萬石之鐘者可笑其不知量也大著何不警其越俎代庖之罪而乃疑其心測井滌不食乎天下患無才耳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田地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一所安在其有才而求售也有才而求售其才亦可知矣大著不察其心之所憂則亮將何所望亮之自放於盃酒者亦每每先為大著憂爾人生豈必其為秀才亮平生本不種得秀才緣而春首之事自侍從之有聲名者固已文致於列亮亦豈恋恋於鷄肋者乎亦恃有大著在故也王道甫告以忌嫉之徒乘閒謗毀之可畏潘叔度以為三年三百綠袍子詎可以動其心均是人也而好惡異心二君殊未之

知耳亮之所敬聞者聖賢切於憂時而其中常若無事不知何道而使之並行而不悖乎此非書語之所可解惟大著就真實處教之使有以憑藉度日其賜為不小矣君舉聞求金華添倅何不早決之其勢不可不出大著新遷且應從容其間耳兼人各有力量不可相學也初秋伏惟台候萬福

又戊戌冬書

亮入冬無一事遂與田里相忘矣君舉天民一出恰好大著未有當去之理只得安坐同類散落非所當問公家有所謂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何往而非吾類乎去就只看自家今日地位耳百年盛時往往於此猶未能豁然激成黨論不得不歸罪於一遷也至於二三小臣去來豈能便干國家大體果能通天地於一身安有爾許擾擾入室操戈不罪唐突葉正則閏月二十三日丁憂嘗遣人慰之連得近書極無况居厚病未脫體來喻誠然誰敢為渠言之文海已編成未子約在侍旁否台眷上下均度千萬為世道崇護

與林和叔侍郎

亮竊惟侍郎屹然為四海端人正士之宗國家賴以扶顛持危有自通于天而非世人所能盡知者入都始盡聞之

南渡以來永康之任端公者至侍郎而三矣盡掩前作發
揮特操豈永康所可得而私哉出於永康而與天下共之
耳使人心悅誠服而盡忘一己之私計朱元晦人中之龍
也屢書與朝士大夫嘆伏高誼不容已亦深嘆二屬能相
上下其論為不易得且曰世間猶大自有人在鼠子輩未
可跳梁也其降嘆如此舉天下無不在下風矣 九重徐
思語言有味德誼可尊親語何坡以為林某好人 朕甚
念之已為易章貢見闕簡記之意不能自己為善者果何
所不利哉亮親見坡為亮言如此 聖意昭然豈可不為
吾君一行哉丞相却念清貧而計新俸之厚薄要非門下
本志也侍郎已為天下公議所屬亮螻蟻微生賴門下而
全直一人之私計耳不敢縷縷言謝但時事日以難父子
夫婦之間非復智力所能及而天變甚異非至公血誠不
能當此聖賢馳騫不足之時侍郎之心王室當作念異於
他人也

與韓子師侍郎

亮拜遣又見秋矣僻居與諸生日鑽故紙雖或得味僅如
嚼橄欖爾懷想促膝對坐抵掌劇談之時每欲頡頏飛動
而未能也比聞有鄉邦之命喜甚至於不寐自吳明可之
去於今十年群吏為政久矣老吏小猾戮虐無辜罪惡貫

盈天將誅之百姓聞賢使君之來舉手加額以為天眼開
矣吏徒亦聳動碎膽有望風引去者而縣官之肆為不法
者亦自分於不免自今以往一邦清明亮亦與一幸民之
數喜甚不寐不獨以從游之私也然賢士大夫間有私憂
過計以臨安過於嚴為慮者亮因語以韓文往數為亮言
作京輦與外郡不同又見夢錫葉文言和州之政平易近
民百姓至今德之如父母猛非所慮也正恐其矯枉過直
耳宇宙雖廣能明賢者之心能幾人本欲一見面道區區
然鄉邦之弊決不能逃清鑑老姦少猾鋤其甚者而肆為
不法者亦移易一二以動其餘然後一切以平易近民之
政行之邦民非難治又見賢使君嚴明如此皆已存不犯
有司之念因勢順導殆如反掌不出一月政平訟息必將
有以自達於天聽者使賢士大夫無所疑而黜白
者無所容其喙此固疇昔之所望於門下者也亮於斯
始可以從容間見相與道舊故以為樂而他時一邦父
老之思亦將牢而不可解侍郎於此講之熟矣愛賢念舊之
心不自知其為僭也亮方與邦民拭目拱手以觀新政平
生之學可以出其一二無疑矣亮祈望良切

復樓大防却中

亮病中昏倒雖領台翰初不曉只從門前過將謂取道永

康邑中西望第劇悵然若知猶宿晉界牌固將忍死擡出
以求一見重蒙誨劄之賜今已就安方悟向來初不必進
遂於雙溪也尊仰愈不自勝恭審即日晚秋晴雨不定即
潛多暇天人廿相台候動止萬福温詔趣還猶從郎署殊
未厭輿望堂端諫省非公其孰宜之慶幅當需此時今不
足為門下道也亮平生百事並在人後只有一健耳望見
暮景大以與奪之憔悴病苦反以求死為快脆其他尚復
何說漢朝公卿皆偉人而英俊盡布朝列虜情叵測深恐
為其所侮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啣持尚可偷一日之安不
爾無使患起慮表有事上下動色相慶之意也私布下悃
勿令重得罪亮更不別布台閔問幅有可驅委者願聽約
束

復陸伯壽

五月末間竟以雨甚不能遂湖上之集兼文新得罪於人
意况不佳雖欲陪款語而歸心如飛破雨東渡但劇悵仰
伏辱台翰恭審即日晚秋喜晴拜命之餘神人共相台候
動止萬福舍試揭榜伏承遂程揭於崇化堂前衆望所歸
此選增重凡在友朋之列者意氣為之光鮮 壽皇在位
二十七年與此選者六人自明天折純叟中廢何以強人
意 新天子龍飛而兄首膺此選遂使新政有光甚盛甚

盛方岳專馳尺楮上慶遂成先辱惶恐不可言時事日以
新天意未易測度但看人事對副何如耳泛泛君子不足
以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也好惡
只看屋下即此乃觀時運真法門今之專靠天者自不肯
信耳兄以為如何英傑滿朝無為醜虜所欺若其叔姪兄
弟猶相啣持尚可偷旦夕之安不爾則虜情未易測也亮
自七月二十五日一病不知人者兩月自此日裏不能吃
飯夜間不能上床凡二十餘日方漸漸較可入九月吃飯
打睡始能自齒於平人然未至五更便睡不着望見暮景
已自如此不如早與一死為快脆也自餘皆非所宜言托
矣之厚不覺狂態又發也勿使他人見之幸甚幸甚

復杜伯高

亮兩年間每入城左右必枉過之亮又往往困於俗間應
酬曾不得一欵笑語似若自取疎外者乃其心則不然亮
知有賢者知其非他人所可及知其當終日相接而不解
第事有適然而其跡若無以自明然而左右獨以為不然
時以書相勞問意有加而無已衰頽日就淪沒何以得此
於賢者慙甚幸甚與正則書好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
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音廣而調高節明而語妥鋪
叙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所重齊一變而至於楚人之

辭矣欽羨之餘繼以太息亮二十年間論交四方之賢俊
能為此者幾人自顧陸沈如此居前不能令人軒居後不
能令人輕力不能使此賦一日而紙貴蘇季子所謂是皆
秦之罪也一太息可得而盡乎賢者所存甚遠必不以此
作念而吾人冷寞為可念耳叔昌能館賢者慰喜不自勝
兩簡與其兄弟得便達之為禱仲高之詞叔高之詩皆入
能品時得以洗老眼在亮何其幸而一言之不信在諸賢
何其辱也左右筆力如川之方至無使楚漢專美於前乃
副下交之望是非久當自定在我不當有一毫之慊耳訊
後專用復何如歲將易矣願自加護以當世道之亨匆匆

不宣

復杜仲高

往者辱枉步兩臨之於城闔雖匆匆不能奉譚笑之款然
望其顏色觀其舉動已有以知其不凡矣別去第有悵仰
忽未康迺到所惠教副以高文麗句讀之一過見所謂半
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已令人眼動及讀到別
纜解時風度緊離觴盡處花飛急然後知晏叔原之落花
人獨立微雨燕隻飛不得長擅羨美雲破月來花弄影何
足以勞歐公之拳拳乎世無大賢君子為之主盟徒使如
亮輩得以肆其大嚼左右至此亦屈矣雖然不足念也伯

高之賦如奔風送足而鳴以和鷺俯仰於節奏之間叔高
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
映於其間此非獨一門之盛蓋亦可謂一時之豪矣薄力
雖不能為足下之重然衆力又何足以遏方至之川哉願
加勉之而已紙筆所謂律法嚴刻者法豈有常哉前王所
是著為律後王所是定為令况若區區語言本不足憑而
又何嚴刻之有再得來書未敢以此為當也書久不答而
又再辱惶恐不可言歲暮千萬為道業自愛

復何叔厚

亮頓首復書辱答示甚慰相念之意訊後不審侍奉復何
如承聞有失子之歲公方感年正不足為憂他時恐患多
耳然處心平夷亦吾人所嘗常念也亮寓臨安却都無事
但既絕意於科舉頗念其平生所學不可不一泄之以應
機會前日遂極論 國家社稷大計以徹于 上聽忽蒙
非常特達之知欲引之面對乃先令召赴都堂審察亮一
時率爾應答遂觸趙同知之怒亮書原不降出諸公力請
出之書中又重諸公之怒内外合力沮遏之不使得面對
今乃議與一官以塞 上意亮雖無耻寧忍至此只俟旦
夕命下即繳還於 上而竟東歸耳豈有欲開社稷數百
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濟此乃天也亦豈諸公

所能沮遏哉吾友所謂紛紛可畏之論當謂此爾丈夫出
處自有深意難為共兒曹語亦難以避人謗毀也此懷惟
呂文知之叔範相聚甚好亮固已知其不凡但世間大有
事未可便認以為是也倉卒未暇答渠書相見且勉以志
其遠者大者 上聰明睿智度絕百代一見亮書便有榜
之朝堂以勵群臣之意若使得對何事不可濟但絕江之
時已卜知天意未順仲幾蓋與此謀也云云

復呂子約

二月間匆匆告違即有金陵京口之後舉眼以觀一世人
物惟有懷向而已五月二十四日抵家人事衮衮未能拜
起居狀乃承惠翰存問生死感激不可言訊後再作梅滸
恭審進德有相台候萬福亮已交易得京口屋子更買得
一兩處蘆地便為江上之人矣地廣則可以蔽拙人撲茂
則可以浮沉五七年後庶幾一成不刺人眼也周丞相之
護其身如狐之護其尾然終不免則智果未可衛身矣彼
其於亮乃趙平叔所謂臣於脩蹤跡素疎而脩之待臣亦
薄者而諫䟽首以見及么麼之蹤遂累巨筆第可付之一
笑耳謝昌國忽有此除何哉騎墻兩下自今可以信其不
足為智矣朱丈辭戒得遂此廟堂處事之善者也葉正則
近過此留一日而行云二十七日吳石方試渠以此日渡

江不知試得竟如何城中想已有所聞千萬一報仲權亦
佳士曾識之否叔晦減得一政亦良便然近來朋友皆向
老成而生氣絕少雖叔晦亦既老成矣近嘗作書與朱丈
云侍講平生事業只謂眼生若又隨隊入熟事沓亮當為
小人之歸無疑矣契兄以為如何正則甚念欲得一見迫
於歸覲其親再三托導意亦嘗以來簡示之約六月半再
過此併恐台照天民竟不起友朋彫落殆盡亦何用生為
念之令人氣塞稍定則往哭之雖六月極熱不敢辭也尊
兄進德日異一日不但朋友有所取則亦足以慰亡者於
地下如亮輩去死寧幾時不足復論惟兄勉之更十日尚
當一去見匆匆姑此謝來辱

復呂子陽

被示縷縷具悉雅意古人有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此
不獨國家大臣之道當如此凡人曉然使此心明白洞達
要自有知者前日諸友嘗問陳平王陵之事孰為正因荅
之曰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如日月之在上不幸
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只欲
得直轂以為在朝諸臣皆無我若者則濟不濟皆有遺恨
耳使陳平主心必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弥縫呂氏以為後
日計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占便宜

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之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曰為善猶君子之所棄也亮雖不肖然亦須要與此心為主眼下雖不必其一皆是然此心之皎然固自知之矣正不待他人之為計也吾人之用心若果坦然明白雖時下不淨潔終當有淨潔時雖不為人所知終當有知時若猶未免於慕外雖聲名赫然在人心豈可欺哉凡百不在多言各以此自反足矣子才回簡一時之妙答也若如吾輩分明說破又煩吾友綫綫矣

復李唐欽

亮拔身於患難之中蚤夜只為槐飯杜門計雖天下豪俊皆不敢求交焉自非左右命之以交亮亦不敢也書問不相往來亦其勢然耳左右於闊絕之中又復以書先之且欲索其贅言以開清視發不恤綿而憂宗周之殞上已恕其萬一之罪敢更畱橐以干天誅乎承命愧悚不知所以為答雖蒙見訪亦固不知所以答也近詩具見所存一味歎服然王茂弘雖有幹略而韻度不高魯仲連差有韻度而根本不妥貼李長源見奇於艱難之中郭林宗俯仰周旋於禍患之外要皆不足為世法左右不以亮為不可而示之以詩當亦樂聞同異是以不敢不自盡也亮於今世之詩殊所不解故不好至於古詩離騷蓋紙槩而

龍川文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不敢釋手不識左右欲亮安所好乎夜歸克明出所惠書
信手作荅不復知其中道何等語左右之察不察雖亮不
敢自必也蚕月殊多故何時遂造謁臨紙惘然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